

醞釀中的另一次世界共黨大會

畢英賢

前言

蘇俄共黨醞釀召開另一次世界共黨大會的企圖越來越明顯了。

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俄共集團領導人在克里米亞舉行會議之後不久，南斯拉夫一家報紙首先傳出俄共企圖召集世共大會的暗示。據預測，這個會議可能在歐洲安全會議結束之後舉行。從東歐傳出的消息說，克里米亞會議時，召開世共大會計劃曾提出討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底，俄共在莫斯科召開一次九個執政共黨（南共未參加）高級黨官會議，討論意識形態問題。會議由蘇俄共黨的理論家蘇斯洛夫（M. Suslov）主持。有人認為，其目的之一就是籌備召開另一次世共大會。

一九七四年元月七至九日，有六十九個共黨派代表在布拉格開會，以討論國際共黨月刊「和平、自由與社會主義」之工作。如果，蘇俄真是打算召開世共大會，這也是一個溝通意見的難得良機。

元月底，西歐共黨代表在布魯塞爾召開了三天會議，據捷克斯拉夫克的報導，一些與會者一方評估了一九六九年世共大會的價值，「並且聲明，準備另一次世界共黨大會的時機業已來臨①。」

二月十四日，中共在歐洲的代言人阿爾巴尼亞共黨在其「人民之聲」報發表了題為「修正主義黨大會是反革命與反共產主義大會」，嚴厲批評醞釀中的世共大會。至此，俄共召開世界共黨大會的企圖已經不是一個傳說，而是一個事實。三月中，捷克斯拉夫克共黨頭子胡薩克（Gustav Husak）訪問波蘭，與波蘭共黨頭子吉瑞克（Edward Gierk）共同呼籲召開世界共黨會議。這是東歐集團的最高領袖們首次公開表明召開世共會議的願望。

上兩次的世共會議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曾舉行一次「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

議」，會議發表了公報、聲明及「告世界人民書」。在這個聲明中，其主要論點在於論述各共產國家與國際共黨內部統一與加強團結之原則，以及領導中心確立之問題；並論述共產集團與國際共黨對自由世界各民主國家、特別是落後國家、殖民地與尚未獨立國家之反帝、反戰、和平經濟競賽以及滲透顛覆活動之基本路線與鬥爭任務。易言之，即現階段「世界革命」之戰略與策略問題。

現在業已為世人所知，在一九六〇年六月，當羅馬尼亞共黨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時，俄共已經試圖在其他共黨面前攻擊中共。當時所爭執的主題是戰爭與和平共存問題。俄共頭子黑魯雪夫在大會上說：「氫彈爆炸的火焰能使千百萬人化為灰燼……現在祇有喪失精神的人與瘋狂的人才會號召新的世界大戰②。」匪黨代表彭匪真就「U二事件」與巴黎高層會議的流產以攻擊蘇俄的政策路線。

在大會會場外，黑某一方私下爭取歐洲共黨頭目的支持，而他的伙伴們却開展了實際行動，整個六月廿二日與廿三日，他們會晤了各共黨代表，向他們解釋匪俄爭執的性質與俄共的立場。波羅馬涅夫（B. Ponomarev）於廿一日，分發攻擊中共的信件。隨後，彭匪真分發俄共致中共的密函，其中多有指責中共之處，此事引起黑某的憤怒，於是在六月廿五日各國共黨的一次會議中，他不遵守二十分鐘發言規定，大施攻擊中共。在這次會議中，祇有阿爾巴尼亞為中共說話。

從一九六〇年六月布加勒斯特會議，到十一月的世界共黨大會，匪俄相互指責在不斷進行中。而這一次世界共黨大會從十一月十一日開到廿五日，匪俄代表在會議中數度相互批評。可以說，這次世共大會是匪俄爭執在各國共黨之前正式公開進行。

最近一次世界共黨大會係一九六九年六月在莫斯科舉行，共有七十五個共黨出席，中共與一些親中共的共黨拒不參加。當時，俄共領袖們試圖正式

譴責中共的分裂活動，並要求與會共黨承認莫斯科是世界共產主義的中心。不少共黨起而反對，其中有羅馬尼亞共黨與義大利共黨。

這次世共大會所發表的「主要文件」（全名是：「現階段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任務與共產黨、工人黨及一切反帝力量的行動一致」）中，沒有觸及中共以及匪俄爭執。但是，在俄共頭子布里茲涅夫在其題為「爭取共產黨人加強團結，爭取反帝鬥爭的新高潮」的講詞中，他猛烈地攻擊了中共的立場，並批評中共九大的思想與政治方針。順便提一下，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觀點，就是在這篇報告中首次輕描淡寫地提出。

在匪俄關係中，一九六九年是具有深刻的意義的。在這一年中，匪俄發生邊境流血事件、相互攻擊的宣傳盛極一時，中共召開九大，俄共召開世共大會。然後，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突然訪問北平，與周匪恩來在北平機場達成幾點協議；於是，匪俄關係又從極度緊張的情況中緩和下來。

總的說來，一九六九年的世界共黨大會並未使俄共如願以償；不過，自此匪共與俄共相對在報章上的爭執却越來越尖銳。

俄共集團的準備活動

史達林時代的、「團結得像一塊石頭」的國際共黨已經一去不復返，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但是，在史達林時代中所興起的、而如今在克里姆林宮當權的俄共領袖們，對那時的國際共黨的黃金時代自然嚮往不已。因此，他們力圖恢復舊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說說容易，實踐就很困難了。共產黨徒的特點之一，是他們對一個既定目標往往不斷宣傳、不斷製造實現的條件。歐洲安全會議是一個明顯實例；對中共，俄共似乎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

自從去年八月俄共集團在克里米亞會晤之後，俄共對另一次世共大會不斷地施行準備工作，直至最近方由波、捷共頭子口中正式透露。名義上，這個會議是爲了商討「世界共產主義與工人運動問題」。然而，很多國際問題專家認爲，其真正目的在排斥中共並加強俄共在國際共產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去年十一月，南斯拉夫共產黨頭子狄托與俄共頭子布里茲涅夫在基輔匆匆會晤，其目的之一就是商討世界共黨大會問題。狄布之間對毛共的態度自然很難一致。

醞釀中的另一次世界共黨大會

十一月，國際共黨的月刊「和平、自由與社會主義」報導，布拉格「世界馬克斯主義者評論」之理論委員會曾舉辦一次國際理論通信討論會，共有十二個共黨的代表參加，討論主題是「馬列主義的戰爭、和平與革命觀及毛派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一共有十二篇論文，幾乎把毛共在全世界上的活動皆概論無餘，其共同結論是：中共在世界各地的活動的目的在爭取國際共產運動的領導權，六〇年代底與七十年代中，其戰術已有變化，但其戰略目標未變，而且被一九七三年八月的中共十大更加明白地確定了③。

十二月，俄共機關刊物「共產黨人」第十八期，刊登一篇批評毛匪「哲學」思想的論著，題目是：「曲解馬克斯主義辯證法以利毛派政策」④。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阿爾泰斯基（M. Altshuk）及葉里寅可夫（E. Ilenkov）批評毛匪「矛盾論」的庸俗觀點；至於毛匪所提出的「一分爲二」理論，亦有其政治目的，這些在「文化革命」中已見到其作用。同時，作者特別指出，毛共於一九六〇年提出所謂「四大矛盾」，以及一九七三年把「四大矛盾」⑤歸併爲「兩大矛盾」同樣有其政治目的。這些都是爲毛匪政治中的極度主觀主義與唯意志論找理論根據。

關於十二月十八日莫斯科共黨國家共黨書記會議的報導甚少，按照蘇俄官方宣佈，這個會議的議程包括：交換思想工作經驗與意見，討論「兄弟黨」之間思想合作問題⑥。二十日俄共頭子布里茲涅夫在克里姆林宮接見與會者並對他們發表談話，談話詳細內容未見發表。令人覺得不平常的是，一個月之後，於今年元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又召開了一次九個共產國家共黨中央書記會議，而與會的代表皆沒有參加過上次會議，其主題則着重實際黨工的意見交換。在俄共所公佈有關這兩個會議的消息皆沒直接表明，這兩個會議與醞釀中的世共大會有何連繫。但是，若說沒有任何關聯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如今，俄共集團頭目既已公開宣佈召開另一次世共大會的企圖，那麼顯而易見，諸如右述事例自然有其與此相關聯的目的。

阿爾巴尼亞共黨的攻擊

中共至今尚未對蘇俄活動召開另一次世共大會作出直接評論，但是中共的代言人——阿爾巴尼亞——已經開腔了。阿共中央機關報「人民之聲」最近發

表文章說，俄共領袖們已發動了一個狂熱的運動以圖召開一次「修正主義黨」的世界會議，他們想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以反對中共與阿爾巴尼亞，並譴責中共。元月間在布拉格舉行的、名義上討論其理論刊物問題的會議，實際上其目的在譴責中共並為未來的大會鋪路⑦。

按照阿共的說法，俄共所欲召開的世共大會與一九六〇年的布哈勒斯特、莫斯科大會相似；其性質與一九六九年的世共大會也相差無幾。一九六〇年俄共頭子突然攻擊中共，企圖令中共屈服並重整俄共在世界共產運動中的地位，但是他們失敗了。

而在一九六九年的世共會議上，除上述目的外，俄共且爲了：(一)爲其侵犯捷克斯拉伐克清洗罪名；(二)重整捷克事件後俄共集團的內部秩序；(三)使俄共的有限主權論或多或少地被予公認，使蘇俄有權干涉另一國事務⑧。

至於在醞釀中的另一世共會議，阿共指出，尙有下述目標：(一)要求世界共黨大會唱和布里茲涅夫的「緩和」、美俄和解、西德蘇俄和解、歐洲與亞洲安全、中東等政策；(二)要求大會全權委任布里茲涅夫執行蘇俄的超級大國政策並賦予它理論基礎；(三)要求其他共黨讚揚美俄協定、接受兩超級大國的平衡政策；(四)要求大會承認美俄核武器條約第四條在共產世界內的合法權力，亦即承認兩超級大國干涉別國的權利。像以往幾次會議一樣，俄共在未來的世共會議上決不會忘記強調：莫斯科仍是世界共產主義的中心，它有權決定與領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⑨。

結論

從各方面情形看來，蘇俄共黨企圖召開另一次世共會議確是一個事實。這一舉措自有其預定的目標，阿爾巴尼亞共黨所言或許有點過火，但是其所指陳者並非全無根據。綜合言之，俄共召開世界共黨會議至少包括下列幾個目的：

- 強化俄共在世界共產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 表示俄共集團中思想一致；
- 表示其與西方和解並未削弱共黨世界的團結；

——爭取更多的支持以便把中共從共產運動中逐出。

最後一點是主要的，也是難於達成的目標之一。現在東歐方面已透露，在去年的克里米亞會議上，重大主題之一是蘇俄嚴責中共。目前的問題是，俄共能否獲得足夠的支持，很多共黨諸如北越、北韓、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等與中共和俄共同保持關係，不願一面倒向任何一邊。

對一些東歐共黨而言，這一預定的會議以及會議上對中共的譴責將用以警告它們，東西關係的和解並未給予它們更多的、獨立地與西方接近的自由。阿共指責說，這個「國際」會議將意味着附庸國家與莫斯科共處的新秩序；也意味着，莫斯科重新扭緊螺絲使它們對克里姆林宮更加順服。

據一般推測，這個會議將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結束之後舉行。但是，歐洲安全會議何時能夠結束，如今尙難逆料。此外，共黨集團內部的意見能否迅速達成協議，也是一個問題。至於俄共試圖利用這個會議將中共逐出「共產運動」之外是一個不易達到的目標。不過，如果會議順利舉行就是俄共的成功。人們不應忘記，國際共黨的最高目標是世界共產運動，比起這個運動，匪俄共黨相互爭執不過是其中一個插曲而已。

註① 布拉格一九七四年元月廿八日一五〇〇格林威治時間英語廣播。

註② 黑魯雪夫講詞，俄「真理報」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二頁。

註③ 「第二個鬥爭的戰場」，載「和平、自由與社會主義」月刊，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第二十四頁至三十頁。

註④ 文載俄共「共產黨人」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第十八期，第九十三頁至第一〇五頁。

註⑤ 按所謂四大矛盾係出自匪文「列寧主義萬歲」！即：工人階級與壟斷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殖民和半殖民地人民與帝國主義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所謂兩大矛盾係一九七三年元旦匪兩報一刊論文所歸納成的，即：超級大國與落後國家間的矛盾、超級大國間的矛盾。

註⑥ 俄「消息報」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一頁。

註⑦ 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報」社論，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

註⑧⑨ 同註⑦。